

天下书盟
www.fbook.net



逍遥战神

XIAOYAOZHANSHEN

上

言无忌◎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逍遥战神

XIAOYAOZHANSHEN 上

言无忌◎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逍遥战神/言无忌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104-02861-1

I. 逍… II. 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111 号

逍遥战神

著 者: 言无忌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54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861-1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火灵之子	1
第二章	北溟银冰海	24
第三章	龙焰玄冰刺	47
第四章	太阳之战	71
第五章	争相赴死	94
第六章	赤霞丹	118
第七章	幽冥世界	143
第八章	轮回天神	167
第九章	人心叵测	189
第十章	大铁匠	213
第十一章	东帝释天	237
第十二章	恶斗避水犀	261



第一章

火灵之子



火球一般的烈日照耀着荒凉肃杀的古战场，战场上浓烟尚未完全散去，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几面残破的大旗静静地垂挂在旗杆上，似乎在为双方战死的将士哀悼，刀枪散落，鲜血还在缓缓流淌，一场大战刚刚结束，战场上弥漫着令人恐怖的寂静。

突然，一声悲嘶传来，一匹战马努力站起，抖动身上的伤口，寻找自己的主人，没走几步便忽然倒地，挣扎几下，精力耗尽，再也起不来了，战场又陷入一片寂静当中。

不远处似乎有了动静，一个被紧紧卡住喉咙的小兵忽然动了动，猛地睁开眼睛，使劲掰开扼在喉咙上的双手，将趴在身上的尸体推开，喘着粗气坐了起来。小兵十六七岁年纪，身上的战衣已经残破不堪，到处都是血渍，可以看出刚才的大战有多么激烈。

他活动活动四肢，并无大碍，想来刚才才是被对方卡得晕过去了，幸亏在神志清醒的时候给了对方一刀，才侥幸留了一条活命，看看周围，大战已经结束了，留在这里的只有尸体，也没有人收拾，不久之后就会变成白骨，永远地留在这个战场上。

对军队而言，士兵只是战争的工具而已，尸体没有任何意义，谁会来理会他们呢，小兵苦笑一声，低头看看刚才还争个你死我活的对手，这才发现，对方年纪比他小，眉目清秀，胸前挂着一个平安符，想来家人还希望他能平安回去。

然而这也只是希望而已，在这个战乱不休的年代，活着就意味着无休止地征战、杀戮。从十余岁到五六十岁，只要还能拿得起刀枪，没有人能够幸免。

刚才小兵只是杀戮的机器，而现在死里逃生的经历使他又恢复了本性，成了一个真正的、有思想的人，他却笑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对被杀死的对手问道：“我们认识吗，我们有仇吗，要不是这场战争，也许一辈子都见不了面，可为什么要拼个你死我活呢。”

没有人回答，对手躺在地上，胸口插着一把钢刀，双目圆睁，看不出是愤怒、恐惧还是绝望，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只留下这具尸体，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应该没有人再会命令他去干些什么。

小兵慢慢地站起来，将钢刀拔出，仔仔细细地打量，刀上还滴着鲜血，上面有



不少红锈，小兵知道红锈也是鲜血凝成的，这把刀不知杀了多少人，可到底为了什么，是什么让这个世界杀戮不休，是什么让从来都不认识的人非要拼个你死我活，挑起战争的皇帝、将军谁又代表正义，他们又什么时候为老百姓想过。

这些问题，让小兵想得头疼，一时也想不明白。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既然活过来了，就再也不当任何人、任何势力的杀戮工具，要为自己、为家人活着。

想到这里，小兵心头一阵轻松，将手里的钢刀抛得远远的，竟然吹起了口哨，口哨声中离开战场，坚定地 toward 远方走去，他要回家了，他要和年迈的老爸老妈，调皮捣蛋的弟弟一起，离战争远远的，享受天伦之乐。然而这个战乱、邪恶的世界又怎能让他享受片刻平静。

小兵走远了，战场上平白无故刮起一阵狂风，呼啸着将整个战场笼罩，狂风中，只听喀喀喀一连串的怪响，所有的尸体举着刀枪慢慢站起来，身体上还流着血，一个个目光呆滞，面貌狰狞。

狂风过后，化成密密麻麻的魔兽，有的还生出了翅膀，扑扇几下，从地上飞起，这群魔兽是借战场上的厉气而生，嗜血成性，他们活着只为了杀戮，杀死每一个视线所及的生物。

魔兽向小兵离开的方向追过去，脚步越来越急。小兵根本不知道战场上的变化，还在轻松地吹着口哨，走着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了动静。

杀——一阵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撕破了令人恐怖的寂静，自身后传来，回头一看，成千上万只魔兽追了过来，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数也数不清，时间虽在正午，天空却像逐渐拉上硕大无比的黑幕，太阳被逐渐吞噬，魔兽逐渐向小兵逼近。

兀的数声甞策，凄厉地在旷野中回荡，魔兽似得了命令，一齐向小兵攻击，天上落下的巨石、地上飞起的羽箭、投枪密密匝匝向小兵攻来，小兵稍感害怕，但也顾不上多想，拔足飞奔。

魔兽随之也加快了速度，密集的脚步将大地震得微微颤抖，距离越迫越近，一个个石块落在地上砸得尘土飞扬，一支支羽箭、投枪嗖嗖作响，擦身而过，天上还不断有魔兽俯冲而下，小兵左躲右闪，但还是逐渐被包围，已能感受到魔兽嘴里喷出腥臭的气息。

正危急间，“咔嚓”一声巨响，正前方天际白云旋涡一样越转越急，一声金属断裂的响声过后，竟睁开一只巨大的眼睛，从巨眼中射出一道红光，迅疾无比，罩在小兵身上，形成一丈左右的护体红光，远远看去，仿佛剧烈燃烧的大火球，逼近的魔兽收势不及，撞到火球上，青烟过后，一个个灰飞烟灭，远程的石块、羽箭、投枪更是跟前都去不了，距红光数丈左右，纷纷化为灰烬。

突然的变化让小兵不知所以，一时愣在当场，魔兽对火球久攻不克，终于被激



怒了，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怎肯甘心，数声霹雳过后，重又调整队形，分成好几波攻击波，从天上、地下一轮轮对火球发动肉弹袭击，一批批魔兽灰飞烟灭，一批批魔兽接踵而至，火球在魔兽的攻击下，慢慢缩小。

“不知好歹的畜生。”一声断喝之后，一个满头赤发，身着金甲，眼似铜铃，眉心有火焰形印记，颌下一部红色钢须的古装武士出现在火球上空，手中大旗一挥，持法印，育灵咒：“地水火风，运转如意，火精如我，我即火精，离火。”

大旗发出扇形红光，眨眼间，凶猛的大火洪水一般向魔兽卷去，天地间顿时形成火的海洋，数万只魔兽淹没在火海中哀嚎挣扎，空气里弥漫着焦灼的气息。

“哈哈……”武士放声大笑，笑声在旷野里回荡，火光中，面目粗犷狰狞……笑声越来越小，武士倏忽不见，像突然而降一般毫无征兆，大火失去控制，越烧越大……

“救火，救火”小兵异常惊慌——

“起来，太阳都晒屁股了。”

不知怎么回事，耳朵有点疼，疼得莫名其妙，这一惊一乍让刚刚高中毕业的辟破玉幼小的心灵怦怦直跳，努力睁开眼睛，原来是老妈，一手端着一杯牛奶，一只手刚和自己耳朵做过亲密接触，亲密得有些让人受不了。终于回到现实世界，跳动的心平静下来，又想起刚才做的那个怪梦，估计最近魔兽玩得狠了。

辟破玉揉了揉耳朵，递一个不满的眼神过去，说道：“老妈，要吓死人的。”

“大白天发什么神经，救火救火的，又做噩梦了？”老妈笑着问道。

还没等回答，身旁老爸不满地说道：“一个暑假正事不做，天天泡在网上玩游戏，白天黑夜都颠倒了，还能有好。”

“拜托，老爸。”辟破玉正好有些口渴，接过牛奶一饮而尽，“人家好不容易考完试，还不让过过瘾，整天待在家里，不玩游戏，你想闷死我。”说完话，从床上蹦下，赶紧跑到电脑旁，迅速看看QQ，看有没有加上新的美眉。

老爸还要多嘴，老妈不满地打住了：“行了，他又没什么事儿，多玩会儿又能怎样。”通常要是老妈站在辟破玉一边，老爸就不多嘴了，做出一副秋后算账的模样，转身出去。

“老妈万岁。”辟破玉举起双手，做欢呼状，回应了一下老爸，意思不言而喻：有老妈这个强硬的后台，你能把我怎么样。老爸狠狠地刺了辟破玉一眼，随后做沉思状，肯定又在琢磨怎样折磨人的办法。

老爸出去后，老妈说：“破玉，这段时间我和你老爸都挺忙的，没时间陪你，我们商量后决定，让你去乡下姥爷家住几天，换个环境，休息休息，你看怎样。”

“耶，老妈万岁，我早就想去了，姥爷的天机拳我还没学全呢。”辟破玉一下跳



起来，搂着老妈脖颈欢呼，差点让老妈喘不过气来。

“这孩子，瞧你急的，学的那几招总没忘了吧，小心姥爷教训你。”老妈轻拍一下。

“老妈小看人。”辟破玉迅速拉开架势，一招一式练起来，拳式虎虎生风，颇有几分老道。老妈又笑了。

闲言少叙，一家人收拾收拾，方才开车出发。此时正是盛夏季节，天气比往年热得多，即便开着车窗，吹进来的风还是热的，辟破玉才不管这些，戴上耳机，一边听着MP4，一边在车上不安分地扭动，又挨了老爸几句臭骂。

数小时过后，金甲村快到了，辟破玉伸出脑袋，向村头张望，猛然感觉太阳似乎大了许多。一阵眩晕过后，眼前莫名其妙地闪过一道白光，随后左臂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稍感灼痛。伸手轻轻一摸，竟觉得左臂灼痛部位微微凸起，急忙扭过来一看，不知为何左臂上的红色胎记稍稍变大，仔细辨认，呈火焰状，好奇之下，抚摸良久，灼痛感慢慢消失，还稍有一丝凉意……

乡下的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自在，虽然河里的水干涸了许多，村子里的树也枯死了不少，但比起城里还是凉快了不知多少倍，辟破玉白天和姥爷一起练天机拳，晚上听村里的老人讲故事。

唯一不适的是，总觉得有一团火，由小变大，在体内激荡，有时感觉像是炸开了，整个身子烧得难受，根据武侠小说上学到的知识，这一定是练天机拳的结果，想到此，心下反而有些得意。

又是一个深夜，天空月光如水，村子里静谧安详，偶尔传来风吹树叶的沙声。

——烈日下，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怪石林立，从山下羊肠小径上，奔上身着残破战衣的小兵，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追杀，兀地卷起一阵怪风，刚才还大火球一般的烈日渐渐暗了下去，逐渐被一片黑雾笼罩，小兵猛地住脚，天上、山下望望，恐慌、不知所措。

突然，哐——巨大的吼声从山谷传出，吼声过后，一只巨型独角兽身披玄甲，手持战斧，足踏冰冷的黑风从山谷中冉冉升起，也不多话，狞笑着向小兵迫近。

独角兽小山一样高，小兵还不到他的脚脖子，实在无法抗衡，只能一步步往后退，退着退着，一个不小心被乱石绊倒，独角兽狞笑着一声大吼，战斧高高举起，发出一道耀眼的寒光，向小兵猛劈而下。

在独角兽心中，小兵必死无疑，他准备享受骨头碎裂的声音和血肉横飞的乐趣，战斧劈下去，劈下去，突然在半空中凝滞不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怪事，定睛一瞧，原来战斧被一道凭空而来的红光阻住，红光里，赫然站着一位满头赤发，身着金甲的武士。



独角兽大怒，重新举起战斧，仰天怒吼：地——魔——煞——气，大吼过后，山谷中的黑雾急速转动，化成千万道黑气注入独角兽体内，战斧重又寒光大盛，向红光猛劈而下，金甲武士面色一寒，赤发迎风飘起，手中大旗一挥，持法印，颂灵咒：地水火风，运转如意，火精如我，我即火精，离火。

大旗内发出一道红光，变成数十个火球，连缀成珠，迅若流星，向独角兽飞去，独角兽避之不及，前胸啪啪连声作响，低头一看，火球纷纷射入体内，“轰”一声巨响，巨大的火焰从体内爆开，独角兽被炸成了碎片。

雾散，云收，天空又推出一轮烈日，一切像没发生过一样。

——谢谢神仙，谢谢神仙……

小兵爬起来不住地磕头，金甲武士只是看了他一眼，身影又渐渐模糊……

啪，一声轻响，辟破玉觉得眼前一亮，睁眼一看，姥爷进来了，他擦擦头上的汗，冲姥爷笑了笑，原来又是一场梦。

姥爷问了几句，见没什么大碍，关上房门出去了。

噩梦惊醒后，梦里的情形如此清晰，辟破玉一时好玩，模仿金甲武士样子念了几遍灵咒：地水火风，运转如意，火精如我，我即火精，离火。在念最后一遍时，手指竟发出一毫微弱的红光，不过他没有发现。独自玩了一会儿，睡意慢慢袭来，看看外面还漆黑一片，于是又睡着了，睡着睡着，闻到房间里有一丝异味。

——夕阳西下，小兵终于回到了小村庄，蓦地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惊呆了，往日里这个时候，三三两两的农夫一定会荷着耒耜从远处的田地里归来，村庄里每家每户的屋顶上升起袅袅炊烟，小鸟在枝头跳跃、啼唱，年迈的老人会拄着拐杖站在村口等待劳碌一天的家人……

可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遭受了一场大劫，成了一片废墟，鲜血将整个地面洒成暗红色，村庄到处残垣断壁，枯树折枝，满地都是四肢不全的尸体，几只乌鸦扑棱棱地落在尸体上，啄食腐肉。

此情此景让小兵心里害怕极了，急忙向家里跑去，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这只是个噩梦而已，然而家的的确确已经不存在了，和村子里其他地方一样，只剩下一堆瓦砾，断墙上、地面上到处都是血迹，几只野狗吠叫着撕扯、争斗，只是为了争夺一只小手，那分明是只小孩的手啊。

弟弟！小兵明白过来，一声悲呼，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拾起一根木棒疯了似的砸过去，野狗惊叫着被驱散了，站在远处对他不住地吠叫，小兵也顾不上理会，跪在地上颤抖着抬起地上的人手。

小小的，应该握着玩具的小手，上面却满是牙印，这小手的主人不知哪里去了，只看见地上有几根骨头，这一刻小兵心如刀绞，向前摸索，又摸到一具尸体，看穿着是母亲，早已分不清模样，腹部洞开，内脏被挖得干干净净，身子也被撕去



半边，露出森森白骨。

小兵再也不敢动了，骗骗自己也好，他不想也不敢再看到什么惨象，过了许久，方才趴在母亲身上，似乎还要感觉母亲的体温，然而母亲早已无知无觉，本来还想着能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可现在，小兵此刻是想哭都哭不出来，心中涌起无边恨意，恨得嘴唇都咬出血来，一对拳头捏得嘎嘎作响，仰天长呼：“我要报仇！”悲愤的声音传出去，在空无一人的村庄回荡。

呼声未落，前面虚空似乎动了动，旋即像被划了一刀，从上到下拉开一条口子，里面探出一只狼头，左右看了看，一声欢呼：“将军，还有一个活的。”

口子慢慢撕开，狼头探出身子，竟是一个手执利刃的狼人，身后还跟着几个，头部分别是狐、麋、豹、豺，身材比平常的野兽大了几倍，个个顶盔贯甲，手执长短不一的兵器，又是魔兽，然而除了他们，谁会有这么残忍呢。

群妖出来，并不急于进攻，而是分成两队，一起向身后张望，仿佛等待什么，空间一阵剧烈的颤动，哗的一声，先前裂开的口子一下被扯成一个大洞，出来一个浑身白毛的熊头魔兽，头戴簪缨，身披白色披风，一手执一杆长枪，一个手里分明拿着一条人腿，还喷着满嘴的酒气，听魔兽兵叫他将军，自然是这群魔兽的统领。

“活……活人在哪儿？”熊妖问，狼人指了过去，熊妖顺眼望去，嘍嘴呼哨，把手中的人腿扔向一边，“兄弟们，这小子细皮嫩肉的，滋味一定不错，抓活的。”话一说完，手中长枪一晃，带头向小兵扎去。

小兵急向旁边一闪，枪扎在地上，没进半支枪杆，想起家人的惨死，小兵也不想活了，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浑身一较劲儿，腾空而起，双足连环，径向熊妖头部踢去，脸因为愤怒都变了形，口中狂呼：“我杀了你们这帮畜生。”

“行，有点意思。”熊妖不慌不忙，单手一挑，“轰”一声，尘土满天，长枪从地下挑出，枪尖上挑着一座土山齐向小兵砸去，疾如闪电，小兵身在空中，避无可避，土山、长枪全砸在小兵身上，顿时鲜血狂喷，斜斜飞出十丈有余。

“完……完了，劲儿太猛，看看还活着没有。”熊妖有些遗憾。

几只魔兽答应一声，向前奔去，小兵落在地上，还没有死，不过骨头好像都碎了，剧痛无比，看着魔兽奔过来，再也无法反抗，心情无比悲凉。

魔兽围过来看上两眼，踢他几脚，小兵手脚稍微动一动，魔兽大喜，怪叫连连，高声呼道：“将军，这小子还有口气。”

“好，好。”熊妖喜出望外，“抬回去，烤了下酒。”众兽答应一声，就要动手。

“轻点，弄……弄死就不新鲜了。”熊妖骂着，小兵挣扎着动了动，全身一阵剧痛，手脚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无法反抗，只好绝望地闭上眼睛，一滴眼泪从眼角缓缓滑过。



熊妖一众急着回去享受美味。突然看见撕开的口子逐渐闭合，一点不起眼的红光突地放大，耀眼无比，红光中又出现了赤发金甲的武士。

“妖孽，受死吧。”金甲武士怒喝，随后大旗一挥，持法印，育灵咒：地水火风，运转如意，火精如我，我即火精，离火。一道红光从大旗射出，顷刻幻化成两条火龙，在群妖上下盘旋，群妖身陷火海，惨呼不断，眼见不活。

说时迟，那时快，熊妖不愧是个将军，竟有些道行，长枪地上一戳，披风一甩，喝一声：幽明冰魄。喝声过后，足下慢慢结起一座冰山，护住身体，冰山奇寒无比，寒气袭来，盘旋的火龙越来越慢，火焰小了下去。

“哈哈，有玄冥披风在手，你能奈我何。”熊妖狂妄地大笑。

“一个小小的披风就敢和我作对，真是不知死活。”金甲武士似乎料到这一点，左手朝地下一指，喝声：“地裂。”刚才还平展的地面张开一条大缝，里面翻滚着灼热逼人的岩浆，熊妖一失足，落下去，落下去，一只魔兽挣扎着还要拽着小兵逃跑……

救我，救我……

辟破玉猛地坐起，又是一个梦，梦做得过于投入，醒来后眼角还挂着一滴泪。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到金甲村后，这种梦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清晰。左右看了看，天已经大亮，姥爷坐在自己身旁，而自己不在原来的屋子。

“我怎么在这儿？”

姥爷笑笑：“小孩子睡得挺死，床单烧着了都不知道。”

“哈哈，要不是姥爷觉轻一点，你早变成烤全猪了。”

嘿嘿，辟破玉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最近常做噩梦，睡得是有点死了。”

姥爷看了他一眼：“这几天你怎么了，又是神仙又是报仇的，是不是练功太累了，今天好好休息一天，姥爷带你去金甲山散散心。”又是金甲，听到这话，左臂又微微一痛，似乎有了感应。

金甲山距村子不过十余里，慢慢走去，不到一个小时，刚开始辟破玉还沉浸在噩梦里有些不快，不过走着走着，也就忘记了，说来说去也只是个梦而已，何必太在乎呢。

姥爷也讲起关于金甲山和金甲村的传说：相传在十万年以前，金甲山还是一座大火山，方圆数百里没有人烟，本是火神祝融爷爷修真之地，祝融爷爷在汹涌的岩浆里，吸天地灵气，历经上万年苦修，逐渐修成不灭金身。

一百万年前，天地间爆发一场神魔大战，这一仗一直打了五千余年，祝融爷爷东征西讨，立功无数，就连魔界法力最大的魔帝也被他打败。

大战结束后，祝融爷爷成了上界金仙，临上天时，因不愿修真之地因失去灵气而变成一片废墟，便施大法力引发火山，随后借东海之水将金甲山附近变成良田，



之后人们慢慢迁到这里，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金甲村。

“哇噻，这么座小山，这么个小村子来头这么大，又是祝融，又是神魔大战，姥爷我看你可以去写小说了。”辟破玉惊讶地说。

“传说而已，当故事讲讲还行。”

老少一边说笑，一边行路，不知不觉间金甲山到了，金甲山传说中那么神奇，到了山脚一看，并没有多少出奇的地方，整个山势巍峨高耸，连绵数百余里，将坐落在其中的几个村子环抱其间，山脚一座石拱桥，仿佛一条巨龙从河上横空跨过，山上树木森森，百鸟啼唱，倒是消暑纳凉的好去处，二人从山间小路拾阶而上。

“这座石桥叫卧龙桥，传说很久以前这里发了大水，庄稼、牲畜、房屋淹了无数，祝融爷爷知道后发了善心，派出一条青龙，将洪水收走，后人为了感谢火神爷爷，模仿青龙凌空吸水的样子建成了这座石桥，取名卧龙桥，本来是希望青龙保护这一方平安，没想到卧龙桥建成后，这里慢慢有了一条河，和卧龙桥相互辉映，倒成了一景，据说有仙缘的人到了这里还能听见青龙的叫声。”

“也就是没有人听到了，这种哄小孩子的把戏也就只能当故事讲。”辟破玉对这种老掉牙的故事不屑一顾，姥爷笑了笑。

二人说了一路，渐渐到了半山，姥爷停下来，擦擦头上的汗：“歇歇，岁数不饶人啊，这在以前，我一口气就能跑到山顶。”辟破玉一点都不安分，像个猴子一般跑上跑下。

“姥爷你看，这个树样子好怪，像一个爪子抓在地上。”

姥爷顺眼望去，原来辟破玉跑到龙爪松跟前。

“这又是一个故事。”姥爷说，“大约一千年前，一条恶龙跑到这里兴风作浪，火神爷爷知道后，亲自出马收服了这条恶龙，打斗中将恶龙的爪子斩断，落到这里就形成了这棵龙爪松。”

“又是一条龙，会不会是山下那条啊。”

话音刚落，辟破玉隐隐听到天上一声闷响，仿佛滚过一道雷，抬头看去，却又晴朗无比，不由心下有些奇怪。行了一路，听了许多金甲山的传说，快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山顶的一座道观。

“这就是火神观，到里面看看。”姥爷说。

一个长髯道士走出来，倒有几分仙风道骨，抬头一愣：“是你个老家伙，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闲来无事，带孙子到你这儿走走。”姥爷大笑，看样子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道士将辟破玉从上到下打量一遍，眼神一亮，伸手捏了几把：“看这孩子骨格清奇，是个练武的好材料，天机拳学得差不多了吧？”

“哪里，就知道贪玩。”姥爷笑道：“破玉，这是火神观的清风道长，有名的武



术家，天机拳就是他传授的，有时间好好跟他学学。”

“清风道长，不就是西游记里和孙悟空吵架的那个。”辟破玉心里暗自嘀咕，不由得将两者作了个比较。

“此清风非彼清风，岁数大了些。”清风道长抚髯长笑，辟破玉脸色一红，碰巧了。

姥爷和清风道长笑着走进鹤轩，辟破玉无聊地跟在后面：“这下完了，两老头儿一聊天，不知又要说到什么时候。”清风道长似乎知道了他的心事，回过头来：“破玉，我和你姥爷多日不见，要好好叙叙旧，你自己前后转转，不要走远了。”

辟破玉心中大喜，猴子一般窜了出来，院子里四处乱走，见正殿左右几间偏房，一两个小道士进进出出，钟磬声响，几个善男信女焚香磕头，没什么好玩的，眨眼的工夫就从观里溜了出来。

火神观位于金甲山主峰，依山而建，虽云在山顶，其实据山顶还有半个山头，只不过上面尚未开发，一般游人不允许上去罢了。

辟破玉左行数百步，见山林中有一条小径直通山顶，不假思索爬了上去，山林间阴暗潮湿，满地是深陷淤泥的腐枝烂叶，路面泥泞不堪，需手足并用才能勉强前行，一时不慎，滑了一跤，饶是紧紧抓住树根才没滚下去，起来时已一身的泥。

下面的小道士看见，顿时惊呼：“下来，危险。”

辟破玉才不加理会，越是危险，越能激发他的兴趣，小道士见他不予理睬，纷纷追了上来，要拿他下去，这样子要被拿了去，还不惹姥爷一顿臭骂。

一念及此，他反而更用力往上爬，小道士却是走惯了山路，眼见得就要追上来，辟破玉心下大急，三步并作两步，将小道士们越拉越远，一个猛劲儿就冲了上去。

山顶是一片开阔地，方圆数十丈，野草丛生，高及于顶，当中却是一棵大树，不知几百岁年纪，枝繁叶茂，似给山顶撑了一把巨伞，举目四望，远处一带青山在云海时隐时现，波浪般起伏，仿佛龙戏沧海，将金甲山簇拥在当中，站在山顶，宛如身跨巨龙，翱翔于天际，天风吹来，甚是凉爽。

破玉得意一阵，向下看看，一边是来时的泥径，山势较缓，几个小道士还在山林间蜗牛似的爬，不觉有些好笑，一边却是悬崖峭壁，低头望下，苍鹰还在脚下盘旋，白云生于足底，不觉飘飘然有神仙之慨。

小道士越来越远，辟破玉拨开杂草，向中间走去，走了几步，听见地下咚咚作响，用力一踩，地面竟被踩开一个洞，一只脚陷了进去，原来地下是虚的，不由得大吓，两手紧紧抓住杂草，慢慢地将脚抽了出来，心里这才有些后悔。

他本欲回去，怕惹几个小道士笑话，想起物理课上学过的压力与受压面积大小成反比，于是慢慢地卧倒，四肢放平，一点点往前爬，小道士追了上来，却不敢过



分迫近，站在远处喊他回来，辟破玉回头做了个鬼脸，又向前爬去。

大树近了，抬头一看，前面一个一米多高的土堆，隐约如人状，里面不知有什么宝贝，心头大喜，三下两下扒去底下的一层浮土，隐约有几个字，好像是象形字。

辟破玉小时候学过几天书法，认得几个，当下仔细辨认，似乎是：逢破而开，也弄不明白什么意思，反正看这样子是个古董，不由得心内大喜，壮着胆子站起来，将浮土一一扒尽。

原来是一座神龛，颜色已经褪尽，的确年代久远，但大致模样还分辨得清，龛中神祇古代武士装扮，面目狰狞，满面怒容，身着古代战甲，左手执一杆大旗，右手捏成法印，脚下一团火云斜斜托起，辟破玉观赏良久，无意间与神像双目相对，心里忽地一动，似乎有些感应，觉得这神像亲密无比，也说不清原因。

回头想叫几个小道士帮忙搬下去，远远又传来几声呵斥，心头转念，还是等他们走了再想办法，于是匆匆扒几把土，草草将神龛盖住。方才绕过神龛，一转头，发现树干处开一个洞，一人大小，因隐藏在神龛之后，轻易不被发现，当下大喜，不假思索爬了进去。

树洞中黑暗无比，伸手向前摸，还有些路径，辟破玉好奇心大盛，径往前爬，一心要探个明白，爬了许久，前面亮光一闪，似两盏灯，这里竟还有人，辟破玉爬过去，想要问个究竟。

两盏灯光一明一灭，爬近了，陡然一阵风起，扑过来一只怪物，辟破玉恐惧至极，大喊一声，站起来就逃，只听“轰”的一声，地面陷开一个大洞，一失足陷了下去。地洞黑暗无比，深不见底，辟破玉直往下坠，坠着坠着晕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过了许久，辟破玉方才悠悠醒来，身上并不怎么痛，只是感觉有些热，睁眼一看，怪物竟站在身旁，体形庞大，模样像一只“剑齿龙”，只不过通体赤红，此刻正歪着头专心地看着自己。

“天哪，侏罗纪公园。”辟破玉大吓，爬起来就跑，“剑齿龙”欢快地叫了一声，紧追不舍，追得辟破玉上气接不了下气，实在跑不动了，转回头大喊：“大哥，不要再追了，我不是故意进来的。”

“剑齿龙”似乎听懂了他的话，突地收脚不追，蹲坐在地上，辟破玉看“剑齿龙”没有动静，试探着往前走了走，“剑齿龙”慢慢地跟了几步，辟破玉又快跑几步，“剑齿龙”也加快了速度。

“老大，你到底要干什么，要我呢。”辟破玉无奈地站住，“剑齿龙”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一条巨尾在地上左右扫动几下，一人一兽保持着不长的距离，看“剑齿龙”似乎没有恶意，辟破玉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剑齿龙”也立住



了脚，又蹲坐在地上。

辟破玉见此情形，心情不像刚才那么紧张，竟打起了和“剑齿龙”谈判的主意：“这位……龙大哥，看你也不像坏人，不如咱俩交个朋友，你放我出去，我……”

话还没说完，“剑齿龙”猛地站起，摇头晃脑，似乎非常激动，辟破玉一惊，尚未来及起身逃跑，只听“剑齿龙”“乌昂”一声低吼，“呼”地一下扑过来，将辟破玉牢牢压在身下，大嘴已经张开，这下彻底完了，滥交朋友的下场啊。

辟破玉心中无数感慨，连挣扎的念头都没有，只能闭目装死，等了许久，尚未动静，怎么觉得脸上热乎乎痒酥酥的，睁眼一看，“剑齿龙”并无吃他的打算，反而伸出舌头在脸上舔来舔去，将一张小脸弄得湿漉漉的，一条巨尾还剧烈地来回摆动，这绝对是示好的表现，于是大着胆子伸出手，“剑齿龙”快乐地“乌昂”一声，低下头来，任其抚摸，分明是在享受。

“运气，一定是这家伙认错人了。”一念及此，心下有些松懈，觉得喘不过气来，任谁压到巨兽身下，都会有这种感觉，忙喊一声：“让我起来。”“剑齿龙”一愣，连忙站直了身子，辟破玉这才从身下爬出来。

“剑齿龙”呜呜连声，似乎在欢呼，围着辟破玉转来转去，生怕他跑了似的。辟破玉静下心来，大着胆子逗“剑齿龙”玩一会儿，自认关系已经拉近，这才向四周打量，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一看之下，心下无比惊讶，此地竟别样人间。

完全是一个深红色的世界，天是红的，地是红的，就连花草树木都是红的，远处隐隐一带高山，山顶红色浓烟直上云霄，天地间充斥的深红色让辟破玉有些模糊，一时辨不清方向，不知到了哪里，左右看看，在一片广袤无垠的红色世界，找不到来路。

“难道我进了时空中转站，离开地球了，难道这里是外星？”辟破玉心里想道，正在他利用仅有的一点科幻加武侠知识胡思乱想之际，“剑齿龙”一声低吼，用一张巨口拽了拽衣袖，径直向前跑去，跑了跑，转头一看，辟破玉还在原地，又是一声低吼，跑到辟破玉身后，低下头将辟破玉往前拱。

“你要带我出去？”辟破玉惊讶地问道。

“剑齿龙”欢叫连声，又向前跑去。

“TAXE！”辟破玉高兴极了，大喊一声，嘴里模仿汽车发动的声音，还挂了挡，踩一脚油门，紧紧跟在身后，“剑齿龙”回头看了看，似乎要和他比一比速度，越跑越快，距离越拉越大，身形渐渐消失。

辟破玉起初还能跟几步，后来有些力不从心，喊也喊不住，眼睁睁看着“剑齿龙”跑远了，当下心中有些失落，无奈之下，顺着“剑齿龙”跑去的方向找去，要是没“剑齿龙”的保护，没准再出来一个什么怪兽，到时候恐怕不会再有这么



好的运气，这见面时间不长，就对“剑齿龙”有了很强的依赖心理，真是缘分哪。也不知走了多远，兀地前面出现一条大河，河里是红色的水流，仿佛火山里的岩浆，人到跟前，却并不感到灼热，上下看看，没有桥，有心回去，一想“剑齿龙”分明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周围又没有别的路，可能已经过去了，龙是不怕水的，心下一横，向上找找，看有没有渡船。

没费多大工夫，看见不远处河边的一排红色树林下，系着一条小船，喊了喊并不见人过来，也许是条无主船，于是解下缆绳，拿起船桨，凭着在公园里练过几天划船，努力向河对岸划过去。

初时水流平缓，勉强还能应付，将近河中央时，水流越来越急，辟破玉渐渐有些吃力，天色不见有什么变化，却猛地起一阵怪风，掀起一道道巨浪，径向小船压来。

小船在风口浪尖上行驶，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将辟破玉颠了个七荤八素，辟破玉大呼倒霉，无法可想，只得奋力前划，突然听得咔嚓一声，船桨竟然断了。

风浪越来越大，小船失去控制，一道巨浪袭来，船仰人翻，几大口水猛灌进去，根本来不及呼救，登时沉了下去，眼见得就要淹死在河中，正在辟破玉水底胡踢乱蹬的时候，陡然觉得身子一轻，还没反应过来，便快速地向河面升去。头刚一露出水面，不管三七二十一，施展学校里学的几招狗刨式，不料这一次速度竟快得惊人，仿佛没用多大力，转眼就到了对岸。

慢慢地爬上河岸，辟破玉一下坐在地上，身上淌着红色的河水，像流血一般。抬头河里望望，刚才还惊涛骇浪的大河此刻竟平整如镜，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心头无名火起：失败，没想到大河也认生，把我当外来人口欺负。

伸手就要摸一个石头扔到河里，权当发泄，胳膊一动，突然觉得左臂一阵剧烈的灼痛，和平时轻微灼痛有所不同，仿佛左臂此刻就放在火里，急忙扳过来一看，火焰形胎记突然变大，竟似要占据整个大臂，还一闪一闪冒着红光。

与此同时，浑身骨骼发出爆竹般的声音，噼噼啪啪，身子随着噼啪声长高了几公分，自己都能感觉到，衣服明显变小了，这么长个子的确是第一回见，原来一米七多一点，估计这一下一米八都过了，这要回去家里谁还认识，难道是病变了，短短的一段时间连番出现怪事，辟破玉又是害怕又是担心，一时无计可施。

怪异的事情过了许久才停了下来。焦急间，身后“乌昂”一声低吼，头顶伸下一个树枝，上挂几片红叶，结三四个红色浆果，听这叫声，不用回头就知道谁来了，心里稍稍踏实一些，正好腹中有些饥饿，狠狠地拽下树枝，一边咬，一边骂，身后“剑齿龙”连声低吼，似乎在解释什么，但他一句都听不懂。

浆果滋味甚美，与平常吃到的水果味道不同，甜里有些酸，酸中微带着一点



苦，别看是几个果子，滋味却是千奇百变，层出不穷，辟破玉说着说着，声音小了，专心品尝浆果，顷刻已全部下肚，长长地伸一个懒腰，腹中有几个果子垫底，登时来了许多精神。

“剑齿龙”见浆果全部吃完，“乌昂”一声欢呼，掉头欲奔，辟破玉眼疾手快，一反手抓住“剑齿龙”尾巴，做可怜状：“老大，人家还是小孩子，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万一有坏人把我拐走怎么办，人家还没买保险呢。”

“剑齿龙”不满地叫了一声，甩了几下尾巴，意思要把辟破玉甩下去，当然没怎么用力，辟破玉得了便宜卖乖，两手紧紧抓住，任你在地上拖来拖去，就是不松，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叨咕，连自己都听不清说了些什么，看样子打算把“剑齿龙”当计程车搭乘。

“剑齿龙”挣扎一阵，实在甩不掉这个癞皮狗，不满地低吼一声，乖乖地伏在地上，辟破玉大喜，道声多谢，话音刚落，嗖的一声，就像会轻功一样，跃到“剑齿龙”背上，紧紧抓住脖颈上的鬃毛，再也不肯松手，敢情刚恢复的一点力气全用到这儿了。

“剑齿龙”待辟破玉坐稳，“乌昂”一声大吼，声震四野，将辟破玉吓了一跳，大吼声过后，肋下生出双翅，缓缓展开，用力拍几下，足下风生云起，如离弦之箭，直冲天际，双翅挥动，竟隐隐有雷鸣之声。

“剑齿龙”越飞越高，地面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辟破玉刚开始还有些害怕，后来慢慢习惯了，还觉得异常平稳，不由得大喜，要不是手抓着鬃毛松不开，没准就手舞足蹈起来，本想搭个便车没想到坐上了免费的直升飞机，真是运气好得挡都挡不住。

然而没高兴一会儿，不适随之而来，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却又特别多，这里竟与人间不同，越往高，温度越热，“剑齿龙”身上也逐渐喷出火来，而且火势越来越大，辟破玉竟如置身在一个大火炉中烘烤，身体仿佛都要化了。

而就在此时，身体里的那团火也开始痛打落水狗，不知为什么突然冒了出来，在体内冲撞一阵，像是要破体而出，找不到门路后安静了一小会儿，猛地又冒出来，变了一种攻击方式，一点一点地扩大，没有穷尽。

辟破玉觉得自己的身体像充了气的气球，一点一点鼓起来，越鼓越大，越鼓越大，感觉马上就要爆炸了，这内外交困，让辟破玉苦不堪言，赶紧拍拍“剑齿龙”想要让他停下来。

这一低头又吓了辟破玉一跳，“剑齿龙”已经靠近一座火山，看样子要落下去，火山里汹涌的岩浆都能看到了，“停停，stop，吁，刹车……呜，这下完了，怪物想吃烧烤了。”

任辟破玉喊破喉咙，“剑齿龙”就是不停，“难怪这个怪物对我这么好，原来